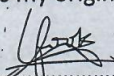




Undergraduate Dissertation coversheet & feedback form

PLEASE COMPLETE THE TOP SECTION OF THIS FORM AND SUBMIT ONE COPY WITH YOUR DISSERTATION

<i>For completion by student:</i>		
Student Name: 霍性慧 Fook Xing Hui		
Student University Email: 1803677@student.uwtsd.ac.uk		
Module code: SICH6012	Student ID number: 1803677	Educational support needs: No
Dissertation title: 試探《周易》之憂樂圓融 A Discussion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ense of Hardship and Contentment in <i>Zhouyi</i>		
Supervisor: 黃忠天教授 Prof. Huang Chung-Tien	Word count: 6772	
I confirm that this is my original work and that I have adhered to the University policy on plagiarism.		
Signed 		

For completion by the first marker:

Comments:

一、本文探討周易的憂患與喜樂思想的交融。並掌握了其關鍵即在「循環規律」。全文論述平順流暢，深刻體悟「憂樂並存」的人生哲學。
二、本文較大的問題，即在援引他人觀點時，未能與自己的話語，稍作區隔。無法辨識彼此的論述。

First Marker's Mark: 62

Date:

Signature:

Huang Chung-Tien 黃忠天

12/11/2020

For completion by the second marker (if appropriate):

Comments:

Second Marker's Mark:

Date:

Signature:

NB. All marks are provisional until confirmed by the final examination board.

定，人不能作主。然而到了周初時期，周人勝利征伐殷人後，表現出的不是趾高氣揚的氣勢，而是憂患意識。憂患意識，正是來自人看到自身對吉凶成敗的責任。因為這種責任感，人在面對尚未突破的困難，就有了憂患意識。跟原始宗教的恐怖情緒相比，憂患意識說明了人在精神上開始有了自覺。人的信心的根據，漸漸由神而轉移到自身行為的謹慎與努力，道德意識也由此產生了。¹⁴徐復觀認為，這種對於尚未突破的困難的憂患意識，便是中華文化的特質。

李澤厚則認為，中華文化是「樂感文化」，與西方的「罪感文化」相對。因為氏族血緣、人際關係在社會上佔據了重要地位，以及農業家庭小生產長久為社會結構的基礎，中國傳統思想就有了「實用理性」的特徵。它不同於像希臘閒暇從容的抽象思辨，也異於像印度沉入厭棄人世的追求解脫，而是探求人間世道的實用。「實用理性」引導人們為生命和生活而積極活動，追求現實世間的幸福快樂，以及人與人、人與自然的和諧。按此說，本體、道、無限、超越，即在當下的現實生活和人際關係之中。這種「樂」，是「天人合一」的成果，是以身心與宇宙自然合一為依歸的人生最大快樂，是巨大深厚無可抵擋的樂觀力量。李澤厚認為，這不僅是心理情感的原則，還是倫理學、世界觀、宇宙論的基石，因此將中華文化稱為「樂感文化」。¹⁵

龐樸以為，用「憂」與「樂」兩種說法來概括中華文化，看似水火不容，但實有許多相同處。兩者雖否認中華文化為宗教，但並不否認其具有超越的境界存在。

「憂」說主張天命是超越的，此貫注於人身，又內化於人，使人有了道德屬性。人透過憂患意識、實踐道德而盡人之性，此便能達到天人合一、超越的境界。「樂」說與盡性不同，是一種審美的直覺，如《易》之「生生」和「天行健」，認為宇宙的本體是樂的。超越不在別處，而在當下的現實和人際關係中。這是對人生抱著現實而樂觀的態度，也是主觀心理上的天人合一。二說對天人合一的追求是殊途同歸的。

因此，中華文化實兼具兩種精神，可用「憂」「樂」二字概括。欲在憂與樂中二選一來代表中華文化，如使自身處於寬廣的中國文化大道之一側，側身前行，不能代表其全貌。憂與樂是一對情，如喜與怒、愛與憎，它們既為一對，在人生中，就有它的合理性與必要性。因此，憂與樂本是共存共榮於人身和人生中的。憂可分為兩類，一為外感的，因外在困難挫折所致之憂，也是物欲難滿足之憂。另則是內發的，欲實現理想而生起的憂，也是善性力圖擴充之憂。外憂是「命」所安排，自己無可耐何，

天按：引述他人之語或觀念，宜以別號標識，以免兩個人之意見相混。無法檢視彼此在文字上之佔比。

¹⁴ 徐復觀：《中國人性論史》（上海：上海三聯書店，2001年），頁13-20。

¹⁵ 李澤厚：《中國古代思想史論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頁303-316。

天授：「勿恤其孚」，恤，憂也。作「求」之意。

潤的城溝裡，象徵泰終而復否。此時，不可出兵征伐，宜下詔罪己。縱可守持正固，亦不免凶吝。泰卦在三爻及六爻，事之轉折皆體現了樂中有憂。九三為泰之盛，是泰轉為否之初，因此告誡人要有憂患意識，不求他人信賴。上六即泰終而復否，即使自守也不免凶吝，使人雖處泰，有物極必反，否終將來的心理準備。

2、既濟卦 ䷾

既濟上坎下離，水在火上，能夠起作用，象徵事務之完成，萬物皆濟。卦辭云：「既濟，亨小，利貞。初吉終亂。」⁴²既濟之時，連小事也能亨通，利在守持正道。方濟之時雖是吉祥的，然終必反亂。此卦一開始就警戒濟極必反亂之理，使人處既濟之時，就有心理準備。

既濟卦六四言：「濡有衣袽，終日戒。」⁴³《正義》曰：「濡宜曰濡」⁴⁴，有沾濕之義。船有漏洞，水可滲透，有破舊的衣服來堵塞它。又言終日戒，表示從朝至暮，不忘戒備禍患，這是處既濟之道。此爻雖具憂患意識，可戒懼不怠，符合處既濟之道，但不言「吉」，《程傳》以為方能免於禍患。既濟之時，能夠免於禍患就足夠了。⁴⁵從這裡可以看出在既濟之時應有的戒慎恐懼。不僅要終日思患而有所預防，同時也提醒人要滿足於沒有禍患，勿求能獲吉祥。此足以證明樂中的謹慎與憂患。上六云：「濡其首，厲。」⁴⁶上六以陰居既濟之極，在坎的最上方，像狐狸涉水沾濕了頭，身體將隨之淹沒，是危險之至。《象》曰：「濡其首厲，何可久也？」⁴⁷既濟的成果很難長久保持，終必轉為未濟，亦告誡人物極必反之理。

上述二卦亦可體現憂樂之圓融。處通泰之時，萬事皆濟，雖可喜可樂，但明物極必反之理，始終思患預防，才是處泰、處既濟之道。此體現了樂中憂，樂憂兼具的狀態。

四、憂樂圓融之因

⁴² [宋]朱熹撰，廖名春點校：《周易本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），頁215。

⁴³ [宋]朱熹撰，廖名春點校：《周易本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），頁217。

⁴⁴ [魏]王弼注，〔唐〕孔穎達疏：《周易正義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0年），頁295。

⁴⁵ [宋]程頤撰，王孝魚點校：《周易程氏傳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年），頁256。

⁴⁶ [宋]朱熹撰，廖名春點校：《周易本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），頁218。

⁴⁷ [宋]朱熹撰，廖名春點校：《周易本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），頁218。

天心，所以雖處險難亦很坦然。他知道載道的文化需要他傳下去，天一定不會讓他走投無路的，因此樂觀並很有信心地感嘆道：「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」⁶²又顏回簞食瓢飲、居陋巷，是人所憂愁的。然正因其知道、行道、得道，故能樂在其中。這種得道之樂是內在的，遠勝於外境所能帶給人的樂。因此，顏子能超越當下物質的匱乏，仍然樂在其中，不願改其樂。

夫子和顏回能超越眼前的處境，對人生抱著樂觀、歡樂的態度，如李澤厚所言，是天人合一的成果，得到了身心與宇宙自然合一的最大快樂。因此不為外境之艱難所困，樂天知命而不憂，達到憂樂圓融。

天按：
本段引李澤厚之言，惟下文未出引號，是全段引用，或只是用其觀點，以自注表達？

（三）憂患意識

《周易》的興起在殷周之際。當時武王伐紂，是治亂反正之初，局勢還未穩定。因此《周易》的一大特點在於「其辭危」，⁶³其卦爻辭多含警戒危懼之義。這種憂患意識的作用，可見於此：「危者使平，易者使傾，其道甚大，百物不廢，懼以終始，其要无咎，此之謂易之道也。」⁶⁴保持危懼的態度能帶來安定，掉以輕心則會帶來失敗。憂患意識的道理廣大，能避免各種事物的敗壞。始終都能保持戒慎恐懼的態度，則可避免過失，這是作《易》的道理。

觀上文所述之《泰》與《既濟》卦，兩卦雖代表事物發展順利的景象，然卦爻辭中多見警惕之辭。如「无平不陂，无往不復」、⁶⁵「初吉終亂」⁶⁶，傳遞的是物極必反、反覆循環的道理。因為天道循環不變，故「君子安而不忘危，存而不忘亡，治而不忘亂。」⁶⁷深知傾危、滅亡與敗亂隨時會到來，因此安居、生存和整治之時，君子不敢掉以輕心。能如此居安思危，則可避免真正的禍患，這是樂中之憂。

憂患意識所帶給人的，是一種堅強的意志和奮發的精神。如《泰》與《既濟》所提醒人處順境要「艱貞无咎」⁶⁸及「終日戒」⁶⁹，要以艱難自處、固守正道，以及這種

⁶²〔宋〕朱熹撰：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），頁110。

⁶³〔宋〕朱熹撰，廖名春點校：《周易本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），頁258。

⁶⁴〔宋〕朱熹撰，廖名春點校：《周易本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），頁258。

⁶⁵〔宋〕朱熹撰，廖名春點校：《周易本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），頁75。

⁶⁶〔宋〕朱熹撰，廖名春點校：《周易本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），頁215。

⁶⁷〔宋〕朱熹撰，廖名春點校：《周易本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），頁251。

⁶⁸〔宋〕朱熹撰，廖名春點校：《周易本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），頁75。

⁶⁹〔宋〕朱熹撰，廖名春點校：《周易本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），頁217。

戒慎恐懼的態度，要貫穿始終。這正如徐復觀所言，由於看到自身行為對事情成敗的影響，道德屬性因此產生。

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唐玄宗在位前期，英明能幹、重用賢才，安定了國家與百姓，開創了開元盛世。然而因不知居安思危，促成了驕奢淫逸的風氣，最終引發了安史之亂，大唐盛世由此由盛轉衰。由此可見，道不可須臾離也，憂患意識亦不可須臾離也。唐玄宗前期能夠兢兢業業處理朝政，開創了開元盛世，後因不能始終守持正道，不再努力地進德修業，造成了唐朝的衰敗。由此可知，儘管在安定太平的日子，亦須以艱難自處，不離正道，方可无咎。憂患意識，促使人進德修業，以期將天命內化於自身而盡人性，求得天人合一的超越。因此，君子在樂中亦能居安思危，思患豫防，進而能夠憂樂圓融。

綜上所述，循環規律是宇宙間的自然法則，因此吉凶、禍福、順逆、成敗，皆不是恆久不變的。无平不陂，无往不復，知此循環之理，則能樂天知命，同時具有憂患意識。這所形成的，便是憂樂圓融的精神，樂中有憂，憂中有樂。憂與樂，兩種相對的情感並存，是中道的體現，使情感能夠中節，不至於樂極生悲，或是憂愁過度。樂天知命與憂患意識，共同之處在於把人導向惟道是從。有了憂患意識，人便有兢兢業業進德修業的意識和動力；當能樂天知命，便能順天而行，居易俟命。兩者都將人導歸於道，與天合一，與道合一的和諧境界。

五、結語

天接：活語寫來從容自然，拈出本文旨意！

《周易》一書不可只用一個「憂」或「樂」字代表其全貌。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，其非完全為憂患之書，亦非只有樂可言。它反映了中華文化的精神，同時兼具憂患以及樂觀的兩種精神。因此，徐復觀的「憂患意識」，以及李澤厚提出的「樂感文化」，兩者合為龐樸所言之「憂患圓融」，即可更好地代表《周易》的精神。

憂樂圓融，是憂中有樂，樂中有憂的狀態。從《周易》看，在憂患之時，有樂可尋；處於順境中，亦有憂患的言辭，告誡人不能過分享樂。憂樂圓融之因，主要由於宇宙天地間的循環規律。因為天體的運行是生生不息，重複循環的，因此吉凶、禍福、順逆、成敗，都不是永恆的。萬事萬物遵循物極必反，往者將復，來者必去的循環規律。因此，處艱難困苦之時，由於樂天知命，順天而行，生活就能過得歡樂，也